

图 6　明杨氏墓出土头巾和玉质“巾环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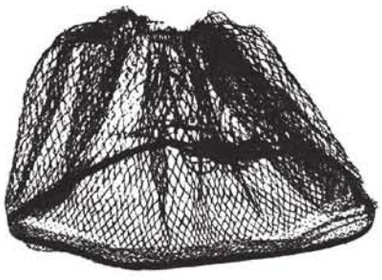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7　北京定陵出土素网巾

商业的繁荣和市井文化的影响，使元明时期文人的视线引向了那些本不被关注的日常小景和器物。甚至，巾圈、巾带这类小物件也都成了词曲里抒情打趣的新题材。冯梦龙辑的元明小曲《挂枝儿》有一首描写网巾带儿的：“巾带儿，我和你本是丝成就。到晚来不能勾共一头，遇侵晨又恐怕丢着脑背后。还将擎在手，须要挽住头，针能够结发成双也，天！教我坐着圈儿守。”此外，元代《山歌》卷六《咏物·网巾圈》之一：“结识私情没要像个网巾圈，名色成双几曾做一连。当初只道顶来头上能恩爱，如今撇我在脑后边。”在《金瓶梅》中也有一句歇后语“网巾圈儿——打靠后”。

因为是内衬之物，所以巾圈以金质素面的小环为多。在《金瓶梅》第十二回“潘金莲私仆受辱，刘理星魇胜贪财”中提到谢希大买了一对重“九分半”的镀金网巾圈[*7]。又如《醒世姻缘》在第六十一回“狄希陈飞星算命，邓蒲风设计诓财”中提到，狄希陈送给魁姐“新网巾一顶并金圈”[*8]。近年来，国内有很多金质巾圈实物出土，如梁庄王墓棺床出土巾圈（外径1.1、内径0.2、厚0.15厘米，重3.6克）[*9]、南京市明黔国公沐睿墓出土巾圈（直径1.3厘米）[*10]、南京徐俌墓出土巾圈、鞍山倪家台明崔源墓出土巾圈（直径1.7厘米）[*11]、河北阜城廖纪墓出土巾圈（直径1厘米）[*12]、湖北蕲春县西驿2号明墓出土巾圈（直径1.8厘米，重3克）[*13]、延安明杨如桂墓内出土巾圈（直径1.3、内径1厘米，重2.9克）[*14]、贵州思南明代张守宗夫妇墓出土巾圈（直径1.3厘米，重2.9克）[*15]、湖北张懋夫妇合葬墓出土巾圈（直径0.8厘米）[*16]等。

除了金质，巾圈和巾环也有用玉的例子，如元曲《咏物·网巾圈》之二咏到：“结识私情要像个网巾圈，日夜成双一线牵。两块玉合来原是一块玉，当面分开背后联。”又《百宝总珍集》卷一“玉插”条说到玉插有时不太好卖，或可改作“头巾环子，多有人要。”玉巾环实物如1999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明代杨氏族（明万历时期）M3墓出土乌纱帽内头巾上玉巾环（**图6**）。由于日久腐败，巾环出土时已与头巾分开，只与绳带串在一起。同样，明代正德年间的戴缙墓出土缎质头巾（原称软帽）缎带附的巾环[*17]，也是用玉制成。除了金、玉外，讲究的还以金嵌宝石，如北京定陵出土12件素网巾（**图7**）中，就有缝缀有嵌宝石的金巾圈[*18]；简单者仅用缎料缝制巾圈，如江苏泰州明徐蕃墓出土外帽的内衬头巾（高14、围56厘米），后面下方开深5厘米的叉口两侧5厘米处各缝钉圆环形缎带，用以穿拉开叉两侧缝钉的宽0.4、长58厘米的缎带。

★7 兰陵·笑笑生：《绣像金瓶梅词话》，民文学出版社，1985年，第129页。
★8《醒世姻缘》（第六十一回〈狄希陈飞星算命 邓蒲风设计诓财〉），第765页。
★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钟祥市博物馆：《梁庄王墓》，第206页，文物出版社，2007年。
★10 南京市博物馆：《江苏南京市明黔国公沐昌祚、沐睿墓》，《考古》1999年第10期。
★11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、鞍山市文化局文物组：《鞍山倪家台明崔源族墓的发掘》，《文物》1978年第11期。
★12 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：《河北阜城廖纪墓清理简报》，《考古》1965年第2期。
★13 李从喜：《湖北蕲春县西驿明代墓葬》，《考古》1995年第9期。
★14 姬乃军：《延安明杨如桂墓》，《文物》1993年第2期。
★15 贵州省博物馆刘恩元：贵州思南明代张守宗夫妇墓清理简报[J]，《文物》，1982年第8期。
★1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：张懋夫妇合葬墓[M]，北京：科学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18页。
★17 黄文宽：戴缙夫妇墓清理报告[J]，《考古学报》，1957年第3期。
★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、定陵博物馆、北京市文物工作队：定陵[M]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202页。

DPM